

国画大师赵梅生：三尺讲台绘丹心 秉烛一生家国情

编者按

10月20日，人民艺术家、著名画家赵梅生先生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各界纷纷表达缅怀。就在不久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赵老，未承想此访竟成永别。

作为中国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创作的代表性人物，赵老的作品个性鲜明，风格独树一帜，呈现了浓厚的时代气息与创新精神，展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从革命年代的宣传画、连环画、漫画创作，到和平年代的花鸟画、主题性创作，先生的作品都融入了爱国、爱党的浓厚情怀。

赵老不仅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桃李满天下，为中国美术教育和美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先生真诚朴实、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纯粹执着、求精创新的艺术追求，坚守初心、与时代同行的家国情怀，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谨以此文纪念赵梅生先生！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97岁的赵梅生老人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双目炯炯。言谈间让人忘记了面前的老人已近耄耋之年。

赵梅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著名美术教育家。从1942年在西迁陕北秋林镇的山西第三儿童教养院担任图画教师起，赵梅生先后担任中小学、师范院校和大学美术教师。八十年的美术教育生涯，沉淀的是他对艺术、对教育事业、对时代和祖国的真挚热爱。

三尺讲台八十年

1925年冬，赵梅生出生在山西闻喜的一户农家。父亲赵宝臣是当地民间画师，在梅生4岁时就因病离世。母亲杨秋菊勤劳善良，擅长女红。

也许是受父母影响，赵梅生从小就喜欢画画，而且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艺术天赋。“没有纸笔，就用柴火棍和石块在墙上、地下画。”院子



人民艺术家、著名画家赵梅生先生



赵紫峰(左)和父亲在一起。

秋林镇的山西第三儿童教养院一名图画教员。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赵梅生带领学生绘制抗日宣传墙报，还受邀为山西大学文学报《笔垒》文艺副刊绘制报头。

1946年，赵梅生的母亲杨秋菊被国民党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杨秋菊烈士被安葬于闻喜烈士陵园。

1950年，赵梅生调入山西省干部子弟小学任教，一直从事教育与绘画事业至今。从小学老师到中学老师，再到大学老师，三尺讲台八十年，赵梅生桃李满天下。

“一辈子当教师光荣极了！精彩极了！”采访中，赵梅生老人对教育与艺术事业的不渝追求溢于言表。

“父亲最骄傲的就是是一辈子教书育人，他常说感谢党给了他教师这个岗位。”赵梅生的大儿子赵紫峰如今已古稀。受父亲影响赵紫峰从小就喜欢美术，并成为了一名美术教师，子承父业为国家培养美术人才。

“1965年，父亲在中学当老师，有一段时间在教学楼外墙创作巨幅宣传画，他每天在十几米高的脚手架爬上攀下的背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紫峰每天都为父亲捏着一把

晕倒在讲台上。“当同学们把父亲抬到画桌上，父亲醒来第一句话是：快扶我起来上课……”父亲坚韧、有责任、有担当、热爱教育的形象在少年紫峰心中渐渐高大起来，更让他坚定了“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人民教师”的决心。

赵梅生先后获聘太原市特聘专家、太原学院终身教授、海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山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后当选山西省人大代表、太原市政协委员，并长期担任山西美术界高端领军人物。和父亲一样，赵紫峰同样在美术教育界建树颇丰，作为中国美协会员，教育部国培计划美术教育专家，国家中学美术教科书编著专家，赵紫峰和父亲还是国内美术教育界少有的“父子特级教师”。

活到老、学到老、画到老、捐到老

常言字如其人，画同样如此。低调谨慎、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是赵梅生为人处世的准则，也是他艺术创作的风格。

讲台上的赵梅生总是面带微笑。同学们提问，他的眼睛会一直看着学生，不伪装、不敷衍，平淡中显真诚，幽默里藏智慧。作为一名画家、美术教育家，赵梅生用作品与画作传播真善美，引领学生去追求真善美。

每天完成3幅画作，是赵梅生从教多年一直保持的习惯。即使年近百岁，只要身体允许，老人依然坚持创作。他的画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画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这些年，赵梅生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他的画还3次远赴海外，在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展出。

2016年5月30日，赵梅生将201件书画作品捐赠给山西博物院。“梅生此生虽然历经坎坷，但欣逢盛世，倍感欣慰……有生之年愿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绚丽多彩的文化春天。”赵老在捐赠仪式上的致辞铿锵有力，令人动容。

“活到老、学到老、画到老、捐到老，这是父亲从艺从教80年一直秉持的理念。”赵紫峰告诉记者，“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作品是父亲多年来的心愿，在父亲看来，艺术之魂在于传承与创新。”

近年来，赵梅生先后向国家和专业机构捐赠书画作品1000余幅。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城楼、中南海、毛主席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中央美术学院、山西博物院、晋祠博物馆等单位收藏。

“笔墨当随时代”。赵梅生不仅诗文书画皆善，而且作品总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有着极强的时代性和人民性。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赵梅生受邀绘制巨幅毛主席像，在太原市五一广场主席台悬挂；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他的国画《撼山易撼我中华难》《巍巍太行》受到各界关注。

2020年2月创作的《战“疫”》中国画，反映了党和人民不畏疫魔的强大精神力量。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他创作了《百年大党万年青》《传承历史，续写华章》等作品，并受邀参加联合国在维也纳举办的主题为“传承历史

续写华章”的中文日活动。

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

赵梅生不仅将爱国、爱党、爱人民的赤子情怀倾注到了作品之中，更是将其具体体现在了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我们兄妹六人眼里，他既是父亲，更是先生。对我们生活上的关心无微不至，艺术创作上的要求非常严格。多年来，我一直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教会了我做人、做事、做学问。他心怀感恩、勤奋努力、生活俭朴、吃苦耐劳、创新探索、无私奉献、艺术为民的精神，时刻激励我、鞭策我勇毅前行。”在接受采访时，赵紫峰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赵梅生曾有多次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但父亲始终不愿意离开钟爱的讲台。”父亲的这种品格影响了赵紫峰，从教生涯中他一样放弃了多次转岗行政工作的机会，一直坚守三尺讲台。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直是赵梅生的追求。1985年7月，花甲之年的赵梅生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我与父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鲜红的党旗下，我们父子庄严宣誓：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回忆入党时的情景，赵紫峰仍然激动不减当年。

2008年，汶川地震，赵梅生向中组部交纳“特殊党费”并捐赠作品用于支援救灾工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96岁的赵梅生在家人的陪同下，主动找到社区、学院，交纳特殊党费100万元，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要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

赵老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国旗和党旗。赵紫峰告诉记者：“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们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能忘记党和祖国，不管从事哪个行业都要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3年，赵紫峰退休后，受父亲委托开始系统梳理父亲赵梅生的艺术人生。闲暇之余他还义务教授亲友、邻居的孩子们绘画书法。“发挥自己的专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算是发挥余热”。

树清廉家风 建廉洁家庭

贵阳高新区：

将廉洁教育延伸到干部家庭

近日，贵州省贵阳高新区组织开展“廉洁警示教育”、家属寄语助廉、“我爱我家·家书传廉”、廉洁家风建设主题分享等一系列针对性、实效性、互动性的廉洁教育活动，把廉洁教育延伸到干部职工家庭和“八小时”之外，用清廉家风净化党风政风，让家风这个“传家宝”溢满机关、浸润家庭。

贵阳高新区把清廉家庭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一环，深入推进清廉机关和清廉家庭融合共建，机关、国企和非公企业党组织充分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中心组学习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清廉家风活动，在机关开设“廉洁课堂”，评选“廉洁家庭”“清廉家属”，挖掘身边的清廉家风故事，通过党员干部与家属“手拉手”带动建设清廉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涵养新作风。

“大家深受教育和警醒，一定要当好‘廉内助’，时刻提醒配偶绷紧纪律这根弦，守住纪法红线、道德底线和廉政高压线，做好家庭的‘守门员’。”全区27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家属到贵州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集中接受廉洁警示教育后一致表示。

依托廉政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革命遗址等场所，利用重要节日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家廉家风宣传教育活动。在高新区纪检部门和组织部门的推动下，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新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方案》，实施“理论学习与研究、大众传播、家庭文明建设、家教家风服务提升、党员干部家风培育”五大行动，建立长效化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理论体系，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

(陈元巧 肖雄)

我说家风

这是我在公公14周年忌日写的祭文，倾注了我对他的所有的情感，包括感恩和不舍。当我翻出旧文，公公的音容笑貌就浮现眼前。我想告诉他，20年过去了，我们不曾忘记过您，您身上的红色基因一直激励着我们，您勤勉尽责的品格也一直在鞭策着我们，使我们对于学习、工作和生活不敢有丝毫懈怠。去年，我们家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我们都认为这是您的精神在我们家得以延续和传承的最好体现。

我和公公的四次见面

樊晓霞

到公公去世，我和他只见过四次面，加起来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第一次见面，是1998年他得知我俩谈恋爱，就和婆婆从陕西坐火车来看我。他穿一身蓝色的布衣，戴一顶蓝色的布帽，总是乐呵呵的，亲切而慈爱。他喜欢听先生和我聊天，听到我俩互相揶揄打趣，便开心地笑。他们来的那几天正赶上中秋节，中秋夜我们一起包饺子，我负责擀皮，公公说：“晓霞擀皮正经不赖呢。”他们待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前公公给先生留下一句话：“这娃娃是跑不了。”

第二次见面，是1999年我和先生结婚。因为多年前先生和公公有言在先，娶媳妇不用他操办，所以结婚那天一家人只是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没有大红的喜字，没有响亮的爆竹声，也没有宴席和宾朋。后来先生和我讲，父亲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说：“就这么把晓霞娶进家，委屈娃了。”

第三次见面，是2000年儿子快4个月大的时候，公公带着婆婆来北京看我们，那时我们借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儿子白白胖胖正是可爱的时候，公公自然是喜欢，看着孙子哭他也乐，看着孙子笑他更乐。他依旧喜欢听我和先生聊天，我俩一斗嘴，他就呵呵乐。那次他们

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前公公又给先生留下一句话：“咱家在北京有根儿了，等你们在这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回来。”

第四次见面，则是他离开人世的前夜。2002年6月2日，我们接到大哥电话，说公公病危了，我们买了当天的火车票就往老家赶，回到家已是3日傍晚。公公躺在床上，我和先生喊他，他应了一声，声音很弱，我让儿子到他跟前去喊爷爷，儿子不肯去，我往前推儿子，儿子竟哭起来，这时我听到公公轻声说：“我不行了，别让娃过来了。”后来先生告诉我，当时父亲扭过头去，眼里流出一滴眼泪。第二天凌晨公公走了，婆婆把先生和我叫到跟前，掏出一个小白布包，里面有一摞零零整整的钱。婆婆说：“这是你父亲留下来的，他去世前就剩这么点钱了，一直不让花，连看病吃药都不让动用，说等你们在北京买房的时候，能贴补一点。”

我与公公虽然就见过这四次面，但我感觉我和他的感情很深。他去世后，每每和先生说

起他，每每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他，我没有一次不动容。每次回老家看望婆婆，我都会和先生去他的坟头给他上坟，给他讲我们一家三口的事情，也慨叹他终究没有等到我们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没能再来北京。

公公是陕西渭南地区一片贫瘠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养育了6个子女，一生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和精神的负重。他和其他农民一样，为了养家糊口一辈子辛苦地在田地里劳作，他和其他农民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除了脚下这片土地，他还见识过外面的天空。除了大女儿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没有上过学外，公公让其他5个孩子都上学，这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负担实在是太重了，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比其他农民更窘迫，他的负担比其他农民更沉重。

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供他读大学的时候，公公已经60岁了，好不容易盼到他大学毕业了，他又提出读研究生。这次公公找他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你要读研究生，我就继续努力供你读完，但你将娶媳妇，我怕是没有能力帮你操办了。先生已打定主意，就说您供我上学吧。就这样，公公又苦熬了三年，终于供先生读完了研究生。

先生说，父亲的一生过得太辛苦，先是一家老小要吃要喝要穿，孩子们要上学，后来女